

也眉風景
也讀書

崔濟哲 作品

崔济哲 作品

也看风景也读书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也看风景也读书/崔济哲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411-4183-6

I. ①也… II. ①崔…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4872 号

YEKAN FENGJING YEDUSHU

也看风景也读书

崔济哲 作品

责任编辑 王其进 王筠竹

责任校对 韩 华

责任印制 喻 辉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封面设计 佳倍文化

封面题字 田滋茂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9 mm × 239 mm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360 千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183-6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云行雨步， 临观异同

早起，开邮箱。

邮箱里有一本书。一本尚未正式出版的书。下载。阅读。

冬天，天亮得迟，加上成都冬天的雾霭，还有城中依稀灯火，还是犹在半夜的感觉。在灯下读这些涉猎广泛的文章，情感流动，思绪弥散，心里就渐渐明亮起来。直到天真的放出了亮光。把这些文章放下，去做白天的事情。想好了，明天再早起，再来读着这些文字，并且等待天亮。

如此这般，过了三个早上。

读文章，就是读人：经历，学问，情感，思想。我不认识这本书的作者崔先生，但文字的魔力就在这里，从这些文字中，一个不认识的人渐渐地变得熟悉起来。

看见一个行走的人。一个行走中总是在观察，在记录，在思考的人。今天的社会，定在一地一时，不须行走的人已经很少很少了。每一个人总是在行走之中。但行走中那些经过的，看见的，都那么容易地消逝在身后。被忽略，被遗忘。行走中的人，要么，从这里到那里，目的明确，只要到达，只要得到，并不留意过程。身在路上，却不知晓心的安放。崔先生职业记者，有行走的方便，但在职业的写作之外，还处处留心，

把这么多行走中的所遇所感，认真描摹。并对所描摹的对象，无论是人，是事，还是物，都有深入的体察。比如开篇就写的山药蛋，既写出这种作物在晋蒙一带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的关联，更有对于这种作物从安第斯山中启程，而欧洲，而中国，而晋蒙的漫长历程的追溯。想起读过一本关于马铃薯的书，记得那个外国作者说过大意如下的话：在写这种最终走遍世界，养活众生的植物的时候，不论是把场景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还是普通人的生活中，都能反映出社会运作的另一种真实的层面。现在，我读这篇文章，所收获到的，就包含了这样的认知与体察。又比如写希腊，从顾拜旦这位奥运会的缔造者说起，很自然就转移到对于古希腊文明的缅怀与古希腊文明价值的从容的分析与言说。

不由得想起曹操诗中的两个词。一个叫“云行雨步”，一个叫“临观异同”。这首诗也是写在路上，东征乌桓的路上。但他不写自己作为一代豪杰四方征讨的事功，而写“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人生感慨。“云行雨步”，不是真的就腾云驾雾了，而是带着情感与思索地行走。而这样的行走，正是为了“临观异同”。我想，崔先生的这些行走中的文字正有这样的效果。

读这些文字，还让我看到一个沉静的读书人。

一个读得宽，读得杂，读得深的读书人。一个读后有所思，有所得的读书人。

一个愿意把所思所得与人分享的读书人。

即便是那些看起来随手摘录的文字，也会让人了然会心。我读到关于傅斯年，关于李济这些民国学人的逸事时，哑然失笑的同时也怦然心动。我自己也愿意效仿前辈，多读些书。这些年也读了些佛学方面的材料，读过慧能继承禅宗衣钵的故事，读过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也曾去过古凉州武威和禅宗五祖寺追慕先贤，却不能像崔先生，写下像《佛门神僧》和《参禅悟道》这样翔实诚挚的文字。其考据与思索的正是禅门中一直追问的问题：“如何是佛祖西来意？”

总之，这本文集题材涉猎之广，钩沉之深，都远超我阅读前的想象。所以，更多的篇章中所关涉的学问与思考却是我无力置喙的了。

最后要申明的是，崔先生比我年长，更比我阅历深广，让我来做这篇序文，显然是很不合适的。

但崔先生的文稿，是一位亦师亦兄的人所推荐，又不能不从命。于是，只能作为一个先读到这些文字的普通读者，写了一点读后感在这里，请读者原谅。

于 2015 年 12 月 19 日清晨

自序

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的一位朋友，20世纪70年代在地区党报当记者，给县文化馆写了一篇群众文化的稿子，登在地区报上。县文化馆馆长十分感激他，但那时县文化馆太穷了，又属于要撤并的单位，就把他领到文化馆仓库中，说咱这儿没什么好东西，你挑个东西做纪念吧！说着就从蒙着厚厚尘土的一堆破烂中，捡出一个沾满灰土的青铜器来。我那位友人是跑文教的记者，大概懂点儿皮毛，他一看，好像是春秋时代的青铜酒樽，上面似乎还有两三排铭文。他知道那该是件文物，忙说，怕是件文物，留下吧。那位热心的馆长说，也罢，也罢，埋在地下的明器，放在屋里也不吉利，又扔回破烂堆里了。四十年后，我那位朋友仰天长叹一声……

再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插队时，生产队奉公社之命搞“清家底运动”，就是把生产队的所有公物，大至包括房屋、牲口、大车，小至大秤、粮食斗、桌桌椅椅的，都登记在册。我是知识青年，是“清家底运动”的“笔杆子”。没想到在饲养员库房中竟然清出一张条案，两把圈椅。擦去污垢后，竟然有一种皇皇霸气。在北京，离我们家住处不远的地方有一家规模不小的寄卖行，“文革”前，我一放学就去看拍卖东西。那时人小，但记性好，着实记得不少东西。看着这三件木器，牛毛纹一丝一发，鬼脸清晰可见，三弓腿、

兽王足，雕的是浮云图。怎么看怎么像老北京寄卖行摆过的那种三件一套的海南黄花梨的明代家具。如果真是如此，按现在的行情，其价格应在千万元人民币。我问下来，竟无人知道它们的来历。后来队上的老保管才说，1961年要饿死人，是县里一个什么人，拉来这三件木头货，换了咱生产队整整一百斤玉米，大伙都觉得吃了大亏了，“四清运动”时差点儿把那个生产队长打死……

讲第三个真实的故事。

你到过黄河，但你可能没去过黄河流经运城古蒲州的地方。我站在古蒲州城外的黄河滩上，望着滚滚东去的黄河水，真难想象，一千三百多年前，这里曾经有一座当时世界上唯一的铁索拉力桥，把古都长安和山西以及华北联系起来，而牵扯着铁拉索的竟是四尊大铁牛。每尊铁牛高一米二，长三米三，重约三万斤，四尊就是十二万斤，加上黄河对岸的四尊铁牛、拉铁牛的八位铁人，以及跨河的大铁链子，估计总重量应该不会少于二十万斤。据我了解，唐朝在修这座铁桥的开元年间，全国的铁产量不过五十万斤。当时它们都深深埋在黄河故道的黄沙土里。我轻轻抚摸着刚刚从七米深的黄河故道里挖出来的大铁牛，望着滚滚的黄河水，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晚上，我和工地上的老师傅以及考工队的队员坐在黄河边上，喝着高粱烧酒，陪着月亮和星星，听他们讲那些前朝往事，讲那些传说逸闻，一夜都不觉得困……

我的这本书里，讲的都是真实的故事，真诚地希望您能翻翻看看。那虽然是一道细细的、窄窄的门缝儿，但您透过这道门缝儿，能看见一个大千世界。

2015年元月

于北京头发胡同58号院逸然斋

目录

001 阿来序：云行雨步，临观异同

004 自序

第一辑

003 山药蛋的遐想

011 火炕的回忆

016 收音机的记忆

023 老北京风景

036 消逝的堂会

050 北京爷

056 闹酒

062 说不尽的麻将牌

072 文身文化说

第二辑

083 沙家浜随记

087 彩衣堂里帝王师

093 访问王道士

101 解读沈万三

108 孤坟鬼泣

120 胭脂井

第三辑

127 不朽的云冈石窟

139 白登山问古

152 瞻仰天一阁

157 感受白鹿洞书院

163 探秘石钟山

167 绍兴三记

176 登庐山

第四辑

187 老酒清茶月下客

212 佛门神僧

228 参禅悟道

259 普寿寺过堂

266 太监中的热血汉子

第五辑

275 宋襄公背的黑锅

284 宋太祖的腰带

293 楚庄王的范儿

- 301 与孔子论君子
307 与诸葛亮论小人
314 与西楚霸王论生死
319 与秦始皇论剑

第六辑

- 327 跟随安特生
344 奥斯威辛的门牌
351 循着钟声远行
358 西部漫行记
371 咖啡， 还是咖啡
381 雄狮， 王者的图腾
388 追踪象牙

396 跋



第一辑

花开花落。花开得美，开得灿烂、畅心、奔放，
秋上一定会大丰收。

老百姓不用再担心饿肚子，不用再操心走西口，
不用再过那『泪蛋蛋滚下哥哥的脸』的分手时刻。
只等着起房梁，垒院墙，安门窗，娶新娘。
什么花开得能有山药蛋花甜？

山药蛋的遐想

红

山药蛋开花美。

成百上千亩的山药蛋一起开花更美。

看过那片铺天盖地的山药蛋花的人都会魂牵梦萦，都会感慨万千，都会手足无措，都会沉醉其间……

那片山药蛋花白得像六月蓝天上的白云，像九月初秋铺满大地的月光，像十二月大小兴安岭初场大雪，像腊月兴凯湖结了厚冰的湖面。

种那片山药蛋的农民们说，那花开得像漫坡走回家的绵羊，像吐絮待收的棉田，比那杏花梨花俊，比那满月下的滹沱河水甜……

花开花落。花开得美，开得灿烂、畅心、奔放，秋上一定会大丰收。老百姓不用再担心饿肚子，不用再操心走西口，不用再过那“泪蛋蛋滚下哥哥的脸”的分手时刻，只等着起房梁，垒院墙，安门窗，娶新娘。什么花开得能有山药蛋花甜？

绿

山药蛋好种好活好收成。我们村的老乡说山药蛋是受苦人家的娃，吃的再粗再糙也能长成五大三粗的愣后生。

村里的好地一亩能长三千斤山药蛋，薄地瘠地也能产一千多斤。种山药蛋和种棉花、谷子、高粱、玉米、麦子不一样，“野生野长”，基本不靠人伺候，草都不用锄一遍，地都不用耩一回，化肥农药都可以不上。山药蛋厉害，野草争水争肥争地争不过它，连害虫也不吃不咬它的叶，难怪老乡们也感叹，山药蛋秧秧可惜了，只能沤肥了，连猪羊都不吃。它唯一害怕的就是“地老虎”。老乡说，老虎谁不怕？连人都怕。老百姓挖出吃山药蛋的“地老虎”，往往是放在太阳底下活活晒死它，解恨，给山药蛋出气。

山药蛋中的极品是紫皮的山药蛋，长得能像奥运会用的标准铅球，紫皮紧绷着，泛着紫罗兰似的彩色。划开那层薄薄的紫皮，会沁出一层白嫩嫩的浆水。

我在农村插队时，家家户户都有地窖，储存山药蛋，有的地窖很大，地下有三四间房大。那时候生产队的男劳动力，一个人平均要从地里担回三万斤山药蛋，没个好身板没个好肩膀是扛不下来的。山药蛋丰收了，女人们也开始忙了，忙着把山药蛋洗干净擦成粉，做成粉条。秋后到村里看看，家家户户院里院外都挂着一排一排雪白雪白的粉条，有时候串个门，走个亲戚都要拂开挂满一院的粉条，一股股细腻细腻的淀粉味香甜得让人发醉……

黄

马铃薯传入山西、内蒙古可能在明末清初。以后两地多次闹过饥荒灾年，和其他地方相比，饿死的人不多，研究者认为其中全靠马铃薯救命。那东西产量高，抗旱抗寒又抗虫，不知救了多少人的命。

它为什么取名叫山药蛋呢？这名不甚雅，既然救过山西、内蒙古那么多先人的命，为何不取一大雅之名知恩图报呢？

一位山西籍的专家说，还能再起一个比这个名更亲、更雅、更高尚的吗？起个山药蛋的名，正说明晋人知恩、晋人有智、晋人有根。何以言之？曰：物与人同，名字叫“旦”的皆不凡，皆伟雄，皆人杰。何以

见得？曰：潘光旦，著作等身，清华著名教授，怪才，国之大学问家，他坐着，毛泽东站着向他请教。周公旦，辅佐周公伐纣灭商，被称为周之第一功臣。高梦旦，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界有两位“圣人”，一位是胡适，一位就是这位高梦旦。胡适说，梦旦更有资格当“圣人”。

外国人亦如此，顾拜旦，撒旦……

故此，叫“旦”是大尊大雅大敬。山药是一味中药，药中之“旦”，救命药也。

我亦言之，此旦非彼蛋，雅量地说那蛋是鸡蛋的蛋。

专家言之，汉语旦即蛋，古之通字。那个蛋亦了不得，了不起。没有鸡蛋何来有鸡？无蛋即无种。恐龙消失是因为恐龙蛋再也孵不出小恐龙来了。汝切勿言之蛋为粗话，男人之蛋，乃睾丸也，命也，无睾丸者，乃太监也。谁敢失蛋？谁敢亵渎蛋？

原来山药蛋是最美最敬最神圣的称谓。

后与一山西作家闲话，也说起山药蛋来。他十分恭敬地说，此言不差，蛋者谁敢不尊不敬？称我为山药蛋派作家，欣然也。敢称吾为马铃薯派作家，当面击之！

蓝

山药蛋的官名叫马铃薯，历史有多久远没有人能说清楚。它在南美洲安第斯山区土生土长，野生野长，是印第安人发现了它的“蛋”能吃。虽然印第安人只是把马铃薯连皮煮熟了吃，但在安第斯山区，土地并不肥沃，有马铃薯做食物，印第安人得以生存，慢慢地他们摸索着学会了种植马铃薯，马铃薯救了安第斯地区的印第安人。因此当地的印第安人把马铃薯当作上天派下来的神，当神供着。比中国人供财神、土地神还神圣得多。如果哪一年马铃薯减产，安第斯山区的印第安人就会有不少人饿死，他们认为这是神在惩罚他们，因为他们对马铃薯“怠慢”了。为了求得神的宽恕，他们就举行一次盛大的，几乎整个安第斯山区的印

印第安人都要参加的祭祀仪式。他们把杀死的骆羊和饲养的家禽，都深埋在马铃薯地里，最残酷的是他们还要杀死不止一对童男童女作为对马铃薯神的祭祀，以求得明年马铃薯丰收。血淋淋的残酷，但也说明马铃薯在印第安人心目中的地位。

马铃薯这个官名也是欧洲探险家给起的。没有人搞得清楚马铃薯原始的名叫什么，只考证出马铃薯是欧洲人的误听误译。印第安人经过数千年的摸索实践才得知其土里结的果实能果腹，他们为此跳跃欢呼，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给这种地下结果的植物命名极可能离不开“蛋”，很可能像山东一些地方一样把马铃薯称之为“地蛋”。

马铃薯传到欧洲整整一个多世纪，欧洲人竟然不知道“地蛋”可食，只把它作为一种开漂亮白花的外域植物在园圃栽种。后来贵族的淑女们开始把马铃薯的花别在帽檐上作为装饰，显示漂亮和尊贵。

马铃薯在欧洲大陆的推广，还得助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都被送上断头台，人民公审，当众斩首，但马铃薯在法国的普及不该忘了这两口子。虽然这两口子昏庸奢侈得无以复加，他们也有一句名言，曰：“人民若无面包，那就吃蛋糕嘛！”中国也有位皇帝说过类似的话：百姓饿死，何不食肉糜？但言此语的晋惠帝乃“白痴”，而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两口子皆“人精”，聪明智慧得不能再过之。现在也没人搞得清楚这对在法国历史上以昏庸和骄奢淫逸出名的断头国王王后为什么要大力推广马铃薯。历史是这样记载的：他们下令在王室的土地上都种植上马铃薯，并派精锐的皇家卫队把守看护，这就足以引起上上下下的关注。一到晚上，路易十六就下令看护的军队撤回营房，老百姓乘虚而进，偷挖走了王室种植的马铃薯，一传十，十传百，到波旁王朝被推翻，路易十六被斩首时，法国大多数农民都已开始种植马铃薯了。马铃薯的魅力！当历史迈过19世纪的门槛时，马铃薯迷人的白花已经开遍整个欧洲大地。不知道该不该用这个词，欧洲人征服了南美洲，马铃薯征服了整个欧洲。我把这段历史讲给那位山西籍的专家，他哈哈畅笑，言之：汝言不错矣，凡带“蛋”